



学科导航4.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

《女娲山》第二十六章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9-07

[作者] 楚风

[单位]

[摘要] 齐叶铮被抓起来后，被铐在电杆上铐了八天。他吃饭是靠看守民兵喂的。他手脖子上的肉已被手铐磨烂。他想：你就再铐我一个月，我也不会承认贩卖文物的事，这次能否被判刑定罪主要是看自己的口供了。就目前公安局所掌握的情况而言，他们给我定不了罪。

[关键词] 《女娲山》;第二十六章

齐叶铮被抓起来后，被铐在电杆上铐了八天。他吃饭是靠看守民兵喂的。他手脖子上的肉已被手铐磨烂。他想：你就再铐我一个月，我也不会承认贩卖文物的事，这次能否被判刑定罪主要是看自己的口供了。就目前公安局所掌握的情况而言，他们给我定不了罪。

“齐叶铮，看来你是要顽固到底了。”警察摆弄着手枪说。“即使你不交代任何东西，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人证物证，也足够判你几年。”齐叶铮冷笑了两声：“那你们何必费事来问我。你们是否掌握了我贩卖文物的事实我不知道，但我却掌握了你们对我刑讯逼供的事实，这一点你们是很清楚地。”“你还反咬一口哩！”警察说着用枪管在齐叶铮的头上敲着。“你快通知家里送三万元的保释金，否则别指望放你。”“随你们便吧，要命有一条，要钱没有哩！你们这是敲诈勒索！”吃晚饭的时候，两个警察走了。其中一个还把枪放在凳子上。派出所院子里只有两个民兵在给西院关着的犯人们盛饭。齐叶铮把右手慢慢地从手铐上脱下来，然后又取出左手。他下午已试探过手能取出来。他想，肯定是派出所认为得不到口供，又白白把我关在这里七八天，他们下不了台，故意让我逃走的。可他们为什么把枪放在这里，这分明是想栽我的赃，如果我敢把枪摸一下，他们便可定我抢夺武器的罪名逮捕我。他没有动那支枪，趁着院里没人快步走出派出所的大门，从后边山上逃跑了。齐叶铮来到省城后，首先找到了申玉钟和申阁剑，后来又通过于成基介绍，应聘到一家报社的记者站工作。一天，齐叶铮找到申阁剑说：“今天借你的车用一天，站长让我招聘几个业务员，我想让你开车一块到一个好地方去选拔。”“我们找玉钟一块去。”申阁剑说。他们一块找到了申玉钟。齐叶铮说：“我看玉钟的文化交流公司办得还挺红火哩。”“哼！你是只听吹喇叭的热闹，却不知道人是咋死的。”申玉钟说。他们跑了一天，业务员没有招来。第二天返回省城时，齐叶铮问申阁剑：“卢淑琳又找了个丈夫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齐叶铮讲述了卢淑琳的第二次婚姻经过。卢淑琳和申阁剑离婚以后，亲戚朋友曾给她介绍过不少对象，但由于她一心要选择一个各方面都在申阁剑之上的人，结果一个个都被她婉言拒绝了。有的是她嫌男方岁数大，有些是男方嫌她带有小孩。一年多过去了，仍没有结果。她想，自己离婚前太自信了，现在看来上了三十岁的女人都成老大难。我应当降低标准，只要他爱我，并能接受我的孩子，其他无所谓。与申阁剑的婚姻后期使她饱尝了没有爱的痛苦，而现在她又感觉到了没有丈夫更痛苦。峡北县有一个叫屈中水的人通过一个熟人介绍认识了卢淑琳。这个人发现卢淑琳爱虚荣，他便投其所好，先是每天给卢淑琳一束花，并不停向她献殷勤，同时无微不至地关怀起她的孩子。屈中水的努力终于使卢淑琳那早已盼望爱情的干渴的心受到了滋润，她被彻底感化了。卢淑琳的母亲劝告她说：“淑琳，你要慎重，屈中水因为贪污罪被判刑现在还没有刑满，他是保外就医，你这样轻率地作出决定，将来也许还会后悔。”卢淑琳坚定地说：“管他刑满不刑满，只要他真心爱我，只要他不嫌弃我带有孩子。”“天底下有多少好人不能找，非要找个劳改犯？五马倒六羊，越倒越强！”“劳改犯有啥？谁能保证不犯错误？”卢淑琳的一个女同学也劝道：“屈中水是怎么被批准保外就医的你知道吗？”“难道他是越狱逃跑的？”卢淑琳不屑一顾地说。她女同学哼了一声说：“比逃跑更可恶，他是靠出卖了狱中的一个难友立了功，才被批准保外就医的。”“立了功有啥不好？”卢淑琳反唇相讥道。见她如此固执，卢淑琳的母亲气得瞪着眼骂道：“你个不争气的东西，当初你嫁给申阁剑时我就反对，你不听，到最后你落个啥下场？一家人都陪着你丢人。现在你又不听，将来也不会有好果子吃。”卢淑琳把母亲和同学们反对的事都对屈中水说了，并搂着他的脖子撒娇道：“哥哥！我们还是早点把婚事办了吧，说哥哥坏话的人那么多，你不怕妹妹改变主意？”“我相信妹妹，我相信妹妹！”屈中水吻着卢淑琳用假腔说道，“等我把房子给妹妹买好后，立即完婚。我不能让我的好妹妹去租房子住。”自从卢淑琳和屈中水的婚事定下来以后，她脸上的忧愁一下子消失得无影

无踪，走起路来总是哼着曲子唱着小调，她最爱唱的一句，也是最能表达她此时快乐心情的一句歌词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当她不停地重复着唱这句歌词时，便把自行车钥匙上的铁圈套到右手的食指上，在空中旋转着，还不停地用小拇指把留着新发型的头发往耳后边勾一勾。

“亲爱的淑琳妹，我给你买了件新衣服，请你试一试。”屈中水用温柔的声音说，“我给孩子也买了一件，等他放学回来试试。”

“谢谢你，哥哥。”卢淑琳把洗脚水端过来，亲手把屈中水的鞋袜脱掉，给他洗着脚说，“哥哥，好哥哥，要是水太热了，请你告诉妹妹一声。”

尽管别人对屈中水的历史说三道四，但卢淑琳想：哪怕他有一千条错，只要他占住一条就可以了，那就是他爱我。同申阁剑离婚，我自己也应该承担一半责任，过去我只知道一心扑在工作上，不知道关心体贴丈夫，这次我一定要吸取教训，珍惜第二次婚姻。决不能再犯过去的错误，过出个样子让世人看看，让你申阁剑看看我卢淑琳是什么样的人！让你后悔不该抛弃我这样一个好妻子。不管屈中水过去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自信，信任能使爱情生根，理解能使爱情发展，忠诚能使爱情升华，事业能使爱情常青。这一切我都将努力做到。完婚之后，我会帮中水办个公司。我要在爱情和事业上超过你申阁剑。我要让你后半辈子在后悔中度过。申阁剑听说卢淑琳的情况后一声不吭，心情十分沉重。申阁剑回到省城天已经黑了。他去找于成基时，正碰上于成基的父亲在发脾气。“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你娃子天生是个受罪命。”于成基的父亲指着于成基骂道，“你才火色几天？啥共产主义理论不理论，那能是你娃子能管的事？申阁剑劝阻道：“于叔你声音小点，这是大学的家属院，可不是咱麦田呀。”

“爹，你懂个啥？”于成基皱着眉头说道。“我啥不懂？”于成基的父亲坐到申阁剑跟前小声对他说，“阁剑你想，他就不操心攒点钱弄套房子住。这十几年攒这一点钱，他又搁那儿胡弄，要去欧洲考察马克思老家？几十了还不吸取过去的教训。我看你是吃不了三天安生饭，将来弄不好政府还抓你娃子呢！上次判死缓你是嫌轻，下一回非把你娃子的头砍了才安生。”

“于叔，这是一个人的信仰，你不懂。”申阁剑说，“他去个一二年就回来了，他是搞学术的，去搞点调查研究，这是正事。”

于成基的父亲瞪着眼说：“啥信仰不信仰？信啥都没有信钱可靠。就你觉悟高？你要有本事，咋不让政府给你拿钱去考察呢？都恁大岁数了，还出啥风头？将来不落个‘老公公背儿媳妇过河，出力不讨好’才怪呢。”

第二天下午申阁剑送于成基，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他站在边上望着身穿一身灰底深蓝格子西装，系着红黑相间的领带，留着大背头手提皮箱的于成基，他突然想起了十五年前和于成基在这里卖书的一幕。仿佛又看到他头上带着破旧的黄军帽，脖子上围着的旧围巾，脚上穿着烂解放鞋的样子。于成基在走向入口处时对申阁剑说：“任何社会政体都必须不断地改革，否则便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他临上火车时又说，“我到欧洲会及时写信把我的情况告诉你。”

火车启动了，它那“啞啞、啞啞”有节奏的响声，送走了申阁剑亲密的战友。火车的影子和响声都消失以后，他才感觉到好像他的精神支柱也随着火车的消失而消失了。他双手插在裤袋里，低着头无精打采地走出火车站时想，像于成基这样痴心不改的人，既可恨又可爱。国庆期间，申阁剑组织企业策划中心集体到西安旅游。巴月气得哭了一路。她痛苦的并不是申阁剑没和她同坐一辆车，她气的是申阁剑当着全单位的人让她失尽了面子。因为单位里人人知道她和申阁剑的关系。而申阁剑却和李莎、李玉玲同乘桑塔纳轿车前边走了，她和三十多名工作人员一起乘一辆租用的中巴在后边缓慢地行进着。一路上几个和她好的女同事都在为她鸣不平，使她更伤心。晚上在华清池会合后，申阁剑把大家安排好，自己单独开了个房间，他刚进房间里，巴月便走了进来。

“我有话问你。”被颠簸了一路又哭哭啼啼的巴月疲惫不堪地低着头小声说道。“月，你怎么这样沮丧？谁惹你生气了？”申阁剑把手放在巴月的双肩上问道。巴月扭着身子往后退了两步问道：“你说你到底怕不怕单位人知道咱们的事？”

说罢大颗大颗的泪珠从她那洁净的脸上滚了下来，泪珠垂在她那玲珑的下巴底下，亮晶晶的随着她的抽泣晃动着。申阁剑见此情景，赶紧走上前把巴月抱住，她这个柔情似水的女子，再一次震撼了他这个粗犷男子汉的心灵。“月，你别生气，我什么也不怕！”

巴月像小鸡一样瑟缩在申阁剑怀里。他突然想起了“小鸟依人”这个词。他想，我终于找到爱巴月的原因了，正是因为她小鸟依人难怪男人们把温柔善良当作要求女人的最高标准。我终于找到了这种感觉，她受了委屈之后，最激烈的反抗也只是默默地悲泣，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伤害人的话，她压根儿就不知道伤害别人的话怎么说。他过去认为他对巴月的爱似乎是因为做爱时她那轻轻的“哎哟”声，现在他才发现他更爱她受到伤害时那种像小孩子般的无可奈何的痛苦样子。申阁剑永远难忘，那次他和巴月一起到银行办事，他突然大发雷霆地骂她。她当时气得嘴唇发抖，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一个人默默地走开了。从那以后，申阁剑好像对“以柔克刚”这句名言又有了新的理解。他对巴月那越来越深的爱使他在心里反思道：“我的刚烈不过是孙悟空翻跟斗，而巴月的温柔是如来佛的手心。”

“我要过去。”巴月说着从申阁剑的怀里挣了出来。申阁剑立即站起来，抱着巴月的腰说：“别走，别走，就住在我房间里。”

“这怎么行，全单位的人都看着我们。”她又挣扎着站起来，“走，我们出去走走。”

自西安旅游回来以后，申阁剑感到自己已离不开巴月了。他要求和巴月做爱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而巴月对这一点显得很不高兴。在申阁剑的记忆里，巴月每次和他做爱都是在被他纠缠无奈的情况下才答应的。一天夜里，申阁剑以加班为名，把巴月留在单位里。

“今晚到我家住。”申阁剑说道。巴月有些生气地说：“今晚你不让我走，根本不是为了工作。你怎么越来越不诚实？”

申阁剑低着头不吭声。巴月说：“不知怎么搞的，我总感到我们两个不会有结果。”

“为什么？”申阁剑显得有些吃惊地

问。“我不知道你到底爱我什么？我有什么地方值得你爱？你有那么高的才能，我这么平凡一般、普通通，如果你仅仅为了我的姿色，那么姿色很快就会逝去的，到那时我靠什么让你继续爱我？”巴月用笔在一叠稿纸上写满了“分手、分手”，“我们还是早点分手算了。”“我爱你的外表漂亮，但更爱你善良的内心世界。即使你聋了，哑了，跛了，残了，我也照样会爱你。”申阁剑一本正经地说。“真的？”“真的！”“你发誓！永远只爱我一个人。”“我发誓，如果我背叛你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别说了，”巴月用手捂住申阁剑的嘴，轻声说道，“申，我相信你，我爱你。”申阁剑关上电灯，搂着巴月拼命地吻起来。巴月听任申阁剑在她全身抚摸着，她接吻时把舌头伸进申阁剑嘴里。“申，我要！”巴月悄悄地说。“不，今后我决不再违背你的意愿了。”申阁剑说道。“我愿意，这一次是我愿意。”巴月任性地说。申阁剑小声说：“我们还是回到家里去吧。”巴月摇晃着身子说：“不，不，我要，就在这里。”“这里不安全，我们会到会议室里，那里有会议桌子挡着。”他们来到会议室，申阁剑把前后门锁好。把靠里边的一排桌子搬到两头，又把会议桌上的红色平绒桌布取下来铺在地毯上。巴月先坐下来把自己的牛仔裤脱掉，他蹲下来把她放平，当他搂住巴月的细腰时，感觉飘上了天空。因这次他们做爱前的调情时间较长，巴月很快便达到了高潮。她不像过去那样显得有些被动，而是主动配合和拼命地喊叫，申阁剑相信她那叫声大街上的行人都能听到。第二天，申阁剑到豫东地区开展业务，巴月顺便让申阁剑送她回了一趟家。巴月的爸爸在豫东市政府工作。女儿只是对他讲了申阁剑是她所在单位的领导。她的爸爸是十分尊重女儿的，凡是女儿不对他讲的，他从来不问。巴月的母亲问她时，她支支吾吾，觉得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只能支支吾吾。因为她自己把握不住将来和申阁剑的关系如何发展，她对申阁剑的了解并不够。巴月的家在距县城十几公里的乡下，她家的北边有一条河叫清河，村子里的人们赶集都要到河对岸的一个小镇上去。申阁剑把车停在河边上，和巴月一起乘船过河到对岸小镇上去买菜。他从撑船的老翁手里接过船桨划了起来。巴月站在船头，身上披着黑色披风，随风摇曳，她的头发拢起，洁白清秀的脸庞如清水露出的芙蓉，十分动人。申阁剑望着两岸的秀丽风光和那具有江南风格的小镇，以及青河里那一只只打鱼的小船，心想：这就应该是一个出美女的好地方。他用饱含深情的目光在清河两岸的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上搜寻着，好像看到了幼年时期的巴月，头上扎着小辫子，蹦蹦跳跳去上学和一手提着竹篮，一手拿着小镰刀割野菜的身影。他对自己说：“如果我和巴月一起住到这个小镇上写书该有多好啊。”刚下过雨的小路充满了泥泞，空气是那样的清新，河边的绿树，田里的菜花，两岸嫩绿的小草，当地居民们朴实的衣着和憨厚的面相，这一切使申阁剑流连忘返。因为爱巴月他才爱她故乡的一切，又因为爱她故乡的一切反过来更爱巴月。申阁剑回到省城后，他总在睡梦中回到巴月出生和成长的那个秀丽的村庄和河边小镇，他觉得自己的灵魂已丢在清河岸边。后来他和巴月做爱时，总是望着她那西施般的美貌，听着她那温柔的撒娇声，回忆着她家乡的清河，小船，小镇，绿树，菜花，弯弯的小路，背着书包的小巴月。他想，尽管我和不少女人有过肉体关系，但真正使我实现了灵与肉完美结合的，也只有巴月。申阁剑爱巴月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爱听巴月用她那架普通的钢琴弹奏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或用古筝弹奏中国古典乐曲《垓下之战》。巴月爱弹这两首曲子，是因为她希望从这两首乐曲中找到英雄的影子。她目睹了申阁剑每次听她弹奏这两首乐曲时，总是泪流满面。她知道在他的心灵深处有一根连着英雄灵魂的琴弦，她拨动了这根弦。她的琴声激发出了他英雄灵感。每当这时，他便坐在巴月的对面，看着她弹琴时那优美的姿势，娴熟的指法，当音乐节奏加快时，她那修长的手指像十个小人儿在琴键上飞舞，瀑布般的长发随着琴声在空中飞扬。她弹奏的琴声时而如天崩地裂、山峰倒塌，时而又似山莺欢唱、布谷声声。“没有纯洁的心灵，便奏不出这样纯正的乐曲。”申阁剑在心里惊叹道。巴月看着申阁剑泪花闪闪的样子，心想，没有英雄主义的激情，便不会和这展示英雄内心世界的乐曲产生共鸣。申阁剑见巴月爱读《简爱》，他想，巴月是一个真正的爱情至上者。她的温柔、善良、纯洁是天生的，丝毫没有做作的成分。有人说：“一个好女人就是一所学校。”他想，我在巴月这所学校里，学到不少在别处学不到的东西。一天，李莎出差回省城，连家也没回，直接到单位找申阁剑汇报她的工作情况。她风尘仆仆地进了办公室见申阁剑正在打电话，便自己倒了一杯水坐在那里喝起来。“申主任，我到红太阳酒厂直接找到了老总，他说厂里可以上十幅八幅彩图，但他提出三个条件，一是让省人大的钱副主任写个条子，二是让省里最有名气的书法家写幅字，三是……”说三时，只见李莎的脸一红，停了一下又说，“第三就不用给你讲了。”“找李重写幅字好办。只要给他一千元钱谁去他给谁写。就是找钱副主任写条子难办。”申阁剑显得有些为难地说。李莎瞪大眼睛望着申阁剑满不在乎地说：“有啥难办？副省长我们都能搬动，……”申阁剑摇了摇头说：“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领导们对这些事都很敏感，红太阳酒厂肯定有啥事想求钱副主任办，我们必须得想办法托关系。”他站起来背着手在办公室里转了一圈说，“我打电话问问王处长看他在省人大有没有路子。”申阁剑拨通了王处长的电话。“王处长你好，我这边有点事想找一下省人大的钱副主任，不知你在那个大院里有没有关系？”申阁剑十分客气地问道。王处长说：“你说是钱副主任吗，李副厅长这把钥匙正开他那把锁。你可以直接找李副厅长，可别说是我找他的。”“好，好，我晚上找找他。”申阁剑放下电话便给李副厅长打电话。“谁呀？”李副厅长拉着长腔问道。“是我，申阁剑。”

“哦，小申，你有什么事？” “你晚上有空没有，我想和你一起出去吃顿饭。” “都有谁呀？” “没别人，就我们俩，我开车。” “可以吧。” “我六点钟在工业厅大门口等着。” “好吧。” 申阁剑和李副厅长一块在“帝王宫”饭店吃过饭后，他试探性地问道：“李厅长，咱们到千江绿娱乐中心玩一会儿怎么样？”申阁剑过去和李副厅长一块吃过不少次饭，也到他家的次数不少，但从来没有和他一块进过舞厅。他原本不打算去“千江绿”，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那里是省会最大的色情服务场所。但在“帝王宫”吃饭时，他发现李副厅长老是朝着那个高个子女服务员的乳房上看。他由此判断李副厅长也是个好吃腥的猫。李副厅长显得很不好意思地吞吞吐吐说：“‘千江绿’？那地方……哦……”申阁剑知道，只要李副厅长不拒绝去“千江绿”，就意味着他已撕下面纱。于是便开着车朝千江绿娱乐中心驶去。外商投资几千万元建的“千江绿娱乐中心”，正面是几百个欧洲式的人物和动物雕塑。古朴典雅的大门显示出皇宫的庄严肃穆，门前保安林立，都穿着肩上饰有黄穗子的仪仗队服装。停车场上大都是奔驰、宝马、凯迪拉克、林肯、本田、和红旗车，桑塔纳2000算是档次最低。申阁剑把他的普通型桑塔纳停在靠最里边的一个灯光较暗的地方。他和厅长走进大厅时，门口两排身着紫红色旗袍的迎宾小姐，同时向他们行着九十度的鞠躬礼，齐声说道：“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李副厅长仰着头直走进去，并未对迎宾小姐们看上一眼。申阁剑朝迎宾小姐们点着头小声说：“谢谢！谢谢。”他想，看这阵势，不带三五千块是不敢进来的。一楼的大厅中间是通往二楼造型别致的鍍金旋转式楼梯，左边是装有各种豪华吊灯的大歌舞厅，屏幕前是双人豪华包厢。“李厅长，我们上二楼吧。”申阁剑说道。到了二楼大厅，只见李副厅长朝几个肥头大耳油头粉面的人轻轻地点头打招呼。两个男服务生迅速站起来问：“二位进包房吗？”申阁剑朝他们点点头。“请到这边交押金。”他们指着收银台。申阁剑交了两千元押金，一个男服务员带着他们到包间里去。申阁剑把李副厅长安排进包间后，便到小姐室里去挑小姐。二楼近二百个包间，大厅的正中央是六间通房，进了通房是一道玻璃幕墙。幕墙里边一排一排地坐着好多坐台小姐。她们都戴着编号码的胸卡，一个个浓妆艳抹，花枝招展。申阁剑看着一个比一个漂亮的小姐们，拿不定主意挑哪个好，他也不知道李副厅长喜欢瘦的还是喜欢胖的。“先生，你是要出台的还是要不出台的？”大堂经理问道。“要出台的。”申阁剑说。“后边的五排都是出台的。”大堂经理指着后边说。申阁剑指着一个穿天蓝色超短裙的高个子小姐说：“就要287号。”大堂经理推开玻璃门，走进去喊道：“287号跟这位先生去。”“你好，”申阁剑在走廊上问那小姐道：“小费多少？”“老规矩”，那小姐看着申阁剑说，“坐台一百，出台六百，房间费另算。”“那好吧，我这位朋友脸皮薄，你得主动。”申阁剑说。“你放心，哪有见老鼠不逮的猫？”那小姐冷笑两声便扭着她那水蛇腰跟着申阁剑朝副厅长的包间走去。“那就看你的了。”申阁剑把那小姐领到房间后，假装有事说：“你们先在这里唱歌，我到那边和一个熟人说句话。”他为了防止那小姐向李厅长要小费，故意说：“小姐，我一会儿来结账。”申阁剑到三楼四楼看看，全都是豪华包间，他想，既然已经来了，我也不虚此行吧。他让服务员开了一个房间，又到二楼挑了一位苗条的出台小姐领了上去。他抓紧时间办完事，躺在包间里休息了一会儿，看看时间，快上来一个小时了，估计李副厅长该办完事了，便回到二楼的房间里去。他看李副厅长包房的门已经打开在虚掩着，便轻轻地敲了敲门。“请进。”那小姐说。申阁剑说：“怎么不唱了？再来一首。”他不放心，怕李副厅长的好事没办成，假装在歌本上挑歌，靠近李副厅长时听到他正在喘粗气。他又注意到右墙角有几片卫生纸，也就放心了。那小姐唱了一首歌后，拍了一下申阁剑的肩膀，示意他付小费。申阁剑和那小姐一起来到门外，问：“做成了吗？”“那还用问。把我的小费付了吧。”那姑娘接过小费问道：“你要不要？”申阁剑摇摇头说：“谢谢！不用，你可以走了。”一星期以后，申阁剑托李副厅长找省人大钱副主任写条子。李副厅长和钱副主任联系好后，李莎去找钱副主任给红太阳酒厂的厂长写了封短信，她带着信，一下子拉成十幅彩页。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

